

强盗的花园

钟子芒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强盗的花园

钟子芒

乐小英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625 字数 39,000

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5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562 定价: 0.17元

目 录

爸爸的拳头·····	1
谁唱得最好·····	15
“幸福的家”·····	27
头奖杰克·····	41
强盗的花园·····	54
五胞胎·····	64



爸爸的拳头

我有一双手，你也有一双手，把手捏紧，就成了拳头，这没有什么希奇。希奇的是在全州里，我的爸爸一双拳头最有声名，因为他是“拳王”倍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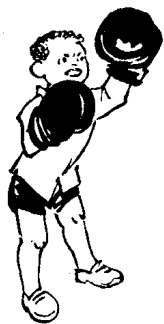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说爸爸是“黑色的巨人”，没错，他长得又高又大，浑身的筋骨象是铜浇铁铸的。矮个子的人站在他面前，爸爸只消吹一口气，就能把他吹倒。每当爸爸参加拳赛，我总是跟去看热闹。拳击场上的亮晶晶的水银灯，喧闹的人群，紧张的气氛，我是最熟悉的。当爸爸出场的时候，我的心象小鹿一样的乱撞，可是只要爸爸一晃动那双被拳击手套包着的手，我马上镇静下来。我相信爸爸一定会赢的。——这，我从来没有失望过。有时候，对手象一只狐狸，很狡猾，躲躲闪闪的，但是爸爸的拳头决不放松，抓住了对手的要害，几拳打得他无处躲藏。有时候，对手象一只饿狼，死命地向爸爸猛扑，但是劲儿用过了头，爸爸很从容地收拾了他，他趴在地上，一声不吭……这时爸爸举起双手，接受观众们

的祝贺。他微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……我觉得爸爸很象一个非洲神话中的英雄，好威武啊！

在大家的欢呼声中，我也叫得够响了。我很骄傲，也很光荣。可不是，当我在拳击场的看台上叫着“爸爸，爸爸”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朝我瞧着呢。渐渐地，有些老拳迷认得我了，他们一见到我，就喊我“小倍斯”。

拳赛一散场，我就溜到休息室去瞧爸爸，爸爸斜躺在弹簧长沙发上喘气。我想走上前去亲亲爸爸，爸爸不耐烦地挥着手叫我走。他说：“小家伙，你瞧见吗？我浑身是汗，还没有洗澡呢！”我知道一场拳赛下来，爸爸好象是在大海里游了好几天，全身不但湿漉漉的，而且有些象“死里逃生”的模样。但是不管怎样，爸爸是胜利者啊！我总是等着爸爸休息好，和爸爸一块儿回家。

在路上，总有人对爸爸说：“倍斯，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他的身体多棒，象一头小牛犊。让他跟你走一条路吧。”爸爸听了这样的话，从来不回答，只是笑笑。



可是我多么想做一个和爸爸一样的拳击家！做一个“拳王”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心愿，不，也是我唯一的心愿。到了家里，我喜欢玩爸爸的拳击手套，把它戴在手上，假想有一个对手在面前，对着镜子

晃动着拳头。我还一面央求着爸爸：“爸爸，你教我几下击扑吧！”爸爸可总有些不大高兴，他说：“这玩意儿很危险，学它干吗！”我说：“我也要做一个‘拳王’！”爸爸摇摇头说：“孩子，这不是你走的路……”这时候，爸爸沉默了，眼睛的光辉黯淡了下来。他抽着烟斗，望着妈妈生前种的那棵樱桃树出神。

我不敢打扰爸爸，但是我不满意爸爸，为什么他能够打拳，做“拳王”，却不同意我也干这个，爸爸可太自私了。我生气地走到街上，我马上就要做一回“拳王”给大家瞧瞧。我吹了一声口哨，街上的孩子们集合起来了。他们知道我是“拳王”的儿子，便让我摆擂台。绰号“金毛狮子”的威廉是我的劲敌。瞧，他上来了。我们就模仿着拳击者的模样，你退我进，你进我退地玩起来。我们都是没有手套的，只是握紧了拳头干。起先，两个人还注意拳击的方式。后来，威廉不客气了，他抱住我的身子，想把我翻倒在地上。我怎么能让他这样呢？我暗暗打定了主意，乘他一个疏忽，把他推倒在地上。可是威廉也不放松我，于是，你抱住我，我抱住你，在地上打滚了。“呜呜呜……”一辆汽车停下来。司机揪着喇叭，咒骂着我们说：“小黑鬼，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我和威廉还是谁也不放过谁。那个胖胖的白人警察象鸭子一样摆过来，气喘喘地拿着警棍，朝我和威廉

的头上乱敲，口里嚷着：“送你们这批小黑鬼到地狱里去。”他想把我们捉住关起来。可是这个胖警察是个脓包，他怎么能逮住我们！我和威廉忍住了头皮上的疼痛，对他吐一口唾沫，连忙拔脚就逃。



如果我变成和爸爸一样大，和爸爸一样当个“拳王”，该多好呀！爸爸从来没有受过气，谁也不敢用棍子敲他的头。可是我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倍斯呢。

有一天，爸爸声音低沉地对我说：“小家伙，你今夜给我好好地呆在家里温功课，别跟我上拳击场去。”

我很奇怪，今夜不是有一场爸爸和白人冠军欧文的比赛吗？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，平时每一场比赛都带我去的，为什么这一回偏偏不让我去呢？我撅着嘴说：“不，我要去。”

“不准去，没有第二句话。”爸爸很严厉地说。他拿起我的课本，翻到新教的那课，“给我抄写五十遍！”然后把课本扔在桌上，走了。

爸爸今天的神情忧郁，心事重重，好象遭遇了什么不幸。我怎么敢再惹爸爸生气呢，只得按下了自己的性子，把铅笔削尖，准备抄写课文。

可是，今天笔不听话，我只抄写了两三行，就错了五六处。我用橡皮把练习簿也擦破了，一遍又一遍的重新抄着，脑子里却闪动着爸爸的拳头。怎么办呢，我想还是偷偷地溜到拳击场去看看，再赶回来抄写吧。

我慌慌忙忙地离了家，上拳击场去。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，所以门前冷清清的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看门的黑德叔叔瞧见了，我，问：“怎么，你今天迟到了？”

我悄悄地对黑德叔叔说：“别告诉我爸爸，他管得我好紧，要我抄写课文哪！”

“淘气鬼！”黑德叔叔嘀咕着。他真是个好心人，马上放我进去了。

我走到场子里，找那看台的角落坐下，把鸭舌帽拉得低低的。我怕碰见爸爸的熟人，给爸爸知道了，又得惹爸爸发火。第一场、第二场比赛，我都无心看，只等最后一场爸爸和白人欧文的比赛。

等啊等啊，终于盼到爸爸出场了。那个欧文象一头白色的狐狸，狡猾地笑着，矜持地站在一边。不知怎的，我觉得爸爸只是勉强地微笑，不象以前那么神气地向观众点头。

比赛开始了。爸爸的拳头还是那么狠。他一步步地逼近欧文。欧文招架不住，只是退让，最后退缩到一个角落里。我想爸爸一定会用左手对准欧文的下额，重

重地给他一拳，在两分钟内就可以取得胜利。可是爸爸没有使出这手绝招，只用拳头对欧文虚晃了几下。欧文有了喘息的机会，他又向爸爸进攻，象饿狼一样的扑过来。爸爸却只有招架的功夫了。

“真糟糕，打一个欧文为啥要这样拖泥带水。”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象以前那样，把欧文揍个半死。看台上的观众也发出“嘘嘘”的声音。我很难为情，连忙把头低了下去。

我再抬起头来，只见欧文的劲头越来越大，他左一拳右一拳地击在爸爸的身上，爸爸可象一只练习拳击用的沙袋，只是挨揍。欧文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打在爸爸的身上，我的心里酸溜溜地，说不出的难受。最后，欧文狠毒地对爸爸的头上一击。爸爸好象没有防备到这一手，倒在地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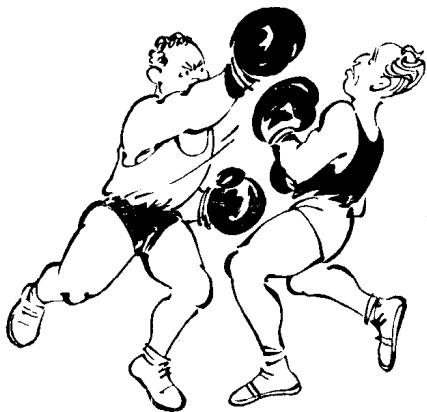
我急得跳起来，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整个拳击场里，只听见“倍斯，倍斯”的喊声。在我旁边一位老伯伯，高声喊：“倍斯，你从来没有跌倒，你不应该跌倒！”在我旁边的一个小姑娘，也叫着：“倍斯叔叔，起来！起来！”她的嗓子也嚷哑了。

我想：难道爸爸知道赢不了欧文，所以不让我来看这场拳击吗？我瞧着爸爸还躺在地上，就焦急地数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爸爸是不是已经听到了大伙儿的



叫喊呢？他渐渐地坐了起来。啊，他站起来了，还摆出一副和欧文再度决斗的姿势。观众们喊着：“好啊！”爸爸忽然精神抖擞，一拳又一拳地向欧文展开了攻势。欧文这一回没有什么防备，起先还勉强微笑着，到后来，面色有些惨白了。

爸爸象一座大山压在欧文的顶上。他向欧文的肚皮上猛猛一击，欧文连忙招架，爸爸趁这机会，一拳挥过去，这一下打在欧文的下颌上。欧文象木偶一样地倒了下去。我又数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这回是希望欧文爬不起来。



果然，欧文象癞皮狗一样地趴在那儿，后来由人把他抬了进去。

“爸爸万岁！”
我把鸭舌帽扔得老高。旁边那个小姑

娘好奇地看着我。就让她看吧，我是倍斯的儿子，不必再躲躲藏藏的了。

这一回，我不敢到爸爸的休息室去，我怕挨爸爸的骂。我从拳击场的后门溜出来，为了庆祝爸爸的胜利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“热狗”（夹香肠的面包）吃，边吃边唱着歌，走了回去。

课本和练习簿还铺在桌上。“给我抄写五十遍！”我想起爸爸的嘱咐，心里冷了半截，好在拳赛也看过了，爸爸也打赢了，没有什么心事，抄就抄吧。我拿起笔来，心里盘算着，等爸爸回来了，我要和爸爸开个玩笑，装做还不知道谁输谁赢，一定要问长问短。

我一遍又一遍地抄着课文。不知抄到第几遍，我手酸了，眼皮重重垂下来，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了。

“笃，笃，笃……”我模糊地听到了一阵敲门声，声音很急。奇怪，爸爸是有钥匙的，用不着敲门。墙上的老钟已经敲十二点了，这时候还有谁来啊！

我连忙跑过去，打开门，原来是黑德叔叔。他一见到我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小倍斯……你的爸爸……被人暗害了，现在送到新露西医院去了。”

我跟着黑德叔叔就跑，一路上问黑德叔叔：“爸爸被什么人害了？伤势怎样？”黑德叔叔说：“我也不大清楚。我正在打扫场子，有人告诉我，你爸爸的右臂上中

了一枪。”我急得哭起来问：“爸爸以后还能参加比赛吗？”黑德叔叔的眼眶里也含着眼泪，没有回答我。

我和黑德叔叔赶到新露西医院，只见爸爸正躺在急诊间门口的担架上，两个汉子正预备把他抬出医院。

我跑过去，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爸爸的眼睛微微地张开来，他忍住痛对我笑了一笑说：“小家伙，你不要慌，我不要紧。”黑德叔叔和那个汉子



不知在交涉什么。那个汉子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这个医院的病房不准住黑人。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拳王，才破例在急诊间动了手术！”黑德叔叔气愤地说：“这就是他们的文明！”爸爸却安慰他说：“黑德，我对这种文明知道得更多，别激动！”我心里火辣辣的，白人老板老是这样歧视我们，真恨不得给他们一个大拳头！

爸爸被送到家里，黑德叔叔连忙去请熟识的医生根逊伯伯来替爸爸治疗。根逊伯伯一面看着爸爸的枪伤，一面说：“倍斯，你的健康包在我的身上。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可是仇恨的子弹已经深深地埋在你的心灵里，恐怕会埋上一辈子的……”

根逊伯伯是个医生，也象个哲学家。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爸爸为什么起先打不过欧文，后来又转败为胜了？爸爸为什么被人打了冷枪？……这，我不敢问爸爸，一直到有一天——

那天，春天的阳光正照在爸爸的床上。爸爸吃了早点，精神很好。他双手握紧了拳头，在空中晃了几晃，高兴地问我：“小家伙，你看我的拳头还不是硬邦邦的吗？”我高兴地跑过去说：“爸爸，你又可以参加拳击比赛了。”一提起拳击，爸爸严肃地摇摇头：“小家伙，我从今以后不再参加拳赛了。”我吃了一惊，呆瞪瞪地望着爸爸。爸爸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就在你没有去看拳赛的那天……”我心里直跳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那天，我和欧文比赛，事先受到了恶棍白劳生的威胁。这个家伙喝我的血养肥了自己。每次我打赢了，他可以从赌注里抽到很大一笔钱。那天他雇用了欧文，和别人进行了一场赌博。绝大多数的人都把赌注押在我的身上，他却故意押在欧文身上；如果欧文胜了，他可以发一笔大财。他知道我能赢欧文，便命令我在拳击中打输。我不肯，他说：‘倍斯，放明白些。你的年纪已经使我感到有改雇别人的必要了。你要一笔退休金

吗?……’我摇摇头。我知道我将要被老板一脚踢出拳击场了,可是我不愿在离开拳击场之前损害自己的名声。那平时笑里藏刀的白劳生立刻凶狠起来,两条眉毛竖得更高,声调也放慢了,他说:‘老兄,我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,假使你不答应的话,黑手党的子弹是不认得人的。’说着,他走了。我闷闷地回来,也不想让你知道。我想你还小,假使我万一被害,你的日子怎样过呢!所以我打算就败给欧文,也没让你去看这一场比赛。”

我听到这里,心里又气愤又难过。爸爸为了我,输给欧文,可犯不着,可是爸爸不输给欧文就要被害。如果那时候爸爸告诉了我,我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。

爸爸接着说:“到了拳击场上,我只好故意装做打不过欧文,让他把我打在地上。那时候,整个拳击场沸腾起来了。人们热情地喊着我的名字,象一阵阵春风吹到我的心里。我不过是一个被人雇用的拳击手,可是在大家的心目中,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……小家伙,你如果在那里,也会马上改变主意的。所以我又勇敢地站起来,把欧文揍了个半死。我胜利了,可是违抗了白劳生的命令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中了冷枪。他们想要我的性命,哼!”

爸爸激动起来。我忍不住对爸爸嚷着:“爸爸、爸

爸，那一天我也在场。”爸爸没有责备我，反而欣喜地抱着我说：“小机灵鬼，你看见了我最后一次拳击的胜利，那可真好！”

我关切地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你不再打拳了吗？”爸爸点点头，激动地说：“是的，我不愿再做白劳生的奴隶。小家伙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不消灭剥削制度，黑人永远不能翻身。即使我的拳头打败了许多人，有什么用呢！你想，白人老板还是骑在我们黑人的头上。小家伙，只有用我们的拳头推翻这吃人的制度，黑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。”

对，爸爸说得真对！

隔了几天，黑德叔叔又来看望爸爸了。他告诉爸爸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！这个城市里的黑人决定组织一次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，在三十二条街广场集合，一直要游行到市政府的门前。爸爸推开盖在身上的毯子，嚷了起来：“我也要参加。”黑德叔叔说：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，还是下一趟再去吧！”爸爸坚决地说：“这碍什么事，我一定要参加。让白劳生看看我还坚强地活着。”接着他对我说：“小家伙，把街上的小弟兄们组织起来，一块儿上广场去！”我很高兴，爸爸是第一趟交给我这么一件重要的工作。我连忙朝威廉家里跑……

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，我和爸爸起了一个早。爸爸亲亲我的脸说：“孩子，去吧，广场上见！”我象一个战士一样，对爸爸敬了一个礼说：“广场上再见。”



当我和一群小伙伴雄赳赳地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走到广场的时候，广场上站满我们的伯伯、叔叔、阿姨。大家高举着“我们要自由！”“反对种族歧视！”的横幅标语。我们的小队伍一走上前，黑德叔叔说：“你们插在我们队伍的中间，我们可以保护你们。”黑德叔叔想得多周到，因为在那边的十字路口，警察带着水龙头、警犬和催泪弹，在等待着我们。

我问黑德叔叔：“爸爸呢？”黑德叔叔指着最前面：“你看，你爸爸是开路先锋！”我眯着眼瞧去，看见了爸爸高大的背影。他举起一双硬邦邦的拳头，喊着口号。爸爸的拳头那么有劲，好象能把两旁的摩天大楼击个粉碎。

不久，队伍出发了。我跟着大伙儿走，和大伙儿一起唱着歌。我们前面有困难，但是我们相信：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！